

马焕龙：独臂连长

吴亚雅 樊顺琴

少年从军志报国

1942年春，日军侵占定远公路，鬼子在芝麻乡芝麻堡的芝麻洞集，姜兴集与黄庄东头修建炮楼，鱼肉乡里，15岁的马焕龙受其兄长(新四军)影响，于1944年夏天踊跃报名参加新四军，入编新四军二师五旅十三团三营八连二连炮班。刚到部队，马焕龙想家想得直掉眼泪，班长就带他训练，陪他讲话，马焕龙对班长很是仰慕。1945年，新四军为反击国民党进攻，打通被其切断的第2师和第7师之间的交通联系，恢复江苏省江浦县和安徽省全椒县的全全抗日根据地，进行了津浦路西反顽战役(黄疃庙战役)，马焕龙所在部队收到增援命令后，立即从定远县早庙出发，前往王子城(今肥东县)。马焕龙负责扛送弹药，在白龙场(今肥东县白龙)战役中，小炮班班长身中榴弹，不幸牺牲。枪林弹雨中，马焕龙只能忍住眼泪，拿起班长的枪，继续冲锋。经过6天连续作战，大挫国民党第171师、第172师、第174师，毙伤其团长以下2300余人，俘虏以下1300余人，缴获迫击炮5门、轻重机枪40挺、长短枪1100余支。新四军牺牲700余人，伤1800余人。

津浦路西反顽战役后，马焕龙迅速成长，锋利出鞘，在淮南上窑马焕龙俘虏2名日军，在蚌埠老牛蒋，马焕龙所在的8连歼灭日军30多名并缴获其全部枪支弹药。8连北上途经山东滕县界河镇时遇袭，为掩护连长撤离，马焕龙主动暴露吸引火力，在突围中，左腿被流弹击中负伤。不久国共合作，8连在临沂休整，这期间，除了日常操练，马焕龙争分夺秒地学习文化知识，“文化知识很重要，不然在求救的时候经纬度都报不了！”

1946年6月，8连在江苏黄桥攻克了敌军碉堡，俘获了国民党一个营兵力并缴获其全部弹药、粮草，创下“七战七捷”胜利，作战期间，马焕龙正身患疟疾。1946年9月淮阴清江战役，马焕龙所在部队歼灭国民党74师5200多人，此战中，马焕龙右手掌被子弹击穿。1947年12月，马焕龙完成休治归队，任3营通讯班班长。1949年2月，马焕龙所在部队改编为220团3营7连，马焕龙任副排长并开始着手渡江训练。

1949年4月20日晚，马焕龙所属部队完成首批渡江，无伤亡，随即俘获敌军一个营，攻克湾沚，歼灭

国民党20军，缴获一个榴弹炮团、汽车银元。

1951年1月，马焕龙任排长。

1951年12月，马焕龙在福建古田剿匪有功，被提拔副连长。

1952年5月，马焕龙任连长。

抗美援朝失臂膀

“三八线”烽烟骤起，志愿军跨过鸭绿江，保家卫国，奋力冲杀。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，马焕龙坐不住了，他主动请求上前线。“打败帝国主义、守护山河”的使命感让马焕龙和战友们无心休憩，他们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昼夜兼程奔赴战场。1952年8月，马焕龙和七连战友入朝，首站抵达朝鲜东部原山，稍作休整，马焕龙就带着战友着手坑道(坑道是反斜面结构，利用自然岩土层作防护层)工事，以抵御美军轰炸。12月，马焕龙和战友接到上级部署安排前往朝鲜平康郡，接防我15军防守的“391”高地，也拉开了马焕龙长达6个月的高地防守序幕。美军的炮弹每日狂轰滥炸，“391”高地4平方公里的山头被炮弹、炸弹削低2米，表面的岩石被炸成很厚的粉末，但是马焕龙和战友始终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那里。

1953年4月，美军进攻“316.6”高地，马焕龙和战友接到命令前去支援。马焕龙和战友坚持坑道斗争，钳制敌人。在对美军实施反击时，马焕龙身先士卒，带领连队战士退美军连续几日的大小进攻，最终坚守住“316.6”高地。数月的坑道为家，坑道作战，马焕龙和他的战友形成了以坑道为依托的阵地防御战术，数次击退敌人规模规模的进攻，有力地配合友邻部队的作战。

1953年7月，敌军进攻“391”高地，马焕龙带领7连战友联合4连志愿军共同抗击李承晚(南韩亲美亲日派)部队。为有效防御，马焕龙指挥7连兵分两路——主进攻的突击排、主防守的防御排，依托坑道，以两翼为重点，3次击退敌军。最后一次防守作战时，突击排副排长追击敌军时不慎被流弹击中腿部，马焕龙见状，连忙冲去掩护副排长，不幸被敌军子弹击中左臂、左腹。因未能及时就医，马焕龙左臂骨头坏死，不得已尽根截去。其两根肋骨骨折、左上肺被子弹击穿。身负重伤的马焕龙仍坚持与敌军殊死拼搏，最终坚守住“391”高地！

“391”战役，马焕龙荣立三等功(因战致一等伤

残)。

戎装卸下藏功名

1956年8月，马焕龙转业回到定远县，先后任职县民政科科长、组织部副部长、定城镇党委书记、县人大副主任以及定远县新四军协会会长(第一任)。说起好干部马焕龙，很多人能说出几句，却没人知道，他曾经经历过怎样的硝烟战火，于生死一线间斩将夺旗……

“我父亲很少和我们提及他从军的过往，在战场上得到的荣誉、勋章在一次搬家时丢了，他知道后静默了会儿，说丢了就丢了吧。虽然我父亲做了半辈子干部，家里人却没沾过光，好些年前了，我小儿子生了场大病，我向老爷子要医保卡，老爷子死活不同意，说医保卡只能他一个人用，不能干对不起党的事！我俩因为这事，吵了一架。那是我们第一次吵架，也是唯一一次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再也提过类似的话题，我明白老爷子有他的坚守。”马静(马焕龙长子)说道。

定城南门老菜市，逼仄的鱼巷里，一排老式职工宿舍平房。悬挂着“光荣之家”的门后，是退休后的马焕龙的家。旧时的格局，却纤尘不染，92岁高龄的马焕龙依然身体挺拔、仪表整洁，透着军人的一丝不苟。“不值一提，我这个人不值一提。真的。我的班长、我的战友，有好多牺牲了，他们才是新中国的有功之人。我不值一提。”

津浦路西反顽战役中倒下的班长，是马焕龙心里的痛。每一场战役中倒下的战友，都是马焕龙心里的痛。每每忆起，泪洒两行，但战友们更是马焕龙心中的榜样——为党、为人民、为国家牺牲一切，无论生死，不计报酬。

2008年汶川地震，彼时家逢变故的马焕龙为灾区捐款300元，“我上不了战场了，能做的就是有多少钱捐多少钱”。2020年年初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，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，也牵动着老英雄马焕龙的心。2月23日，马焕龙通过定远县红十字会为武汉疫区捐款10000元。“中国是打不到的，中国人民是不会言败的！”

马焕龙有两个儿子，均为退伍军人。马焕龙不喜多言，却用言传身教传承着军人保家卫国的使命和责任。



坚持新发展理念
推动高质量发展

奋力谱写美好定远新时代篇章！

洪兴源：我心向党 无悔青春

吴亚雅 吴良琴 甘小妹

在定城镇东顾村瓦房组住着这么一位老人，他叫洪兴源，枯瘦而整洁、讷言而和善，孩子们都喜欢他，亲切地称呼他“党徽爷爷”，大概因为老爷爷的胸口处的衣襟上常年别着一枚鲜红的党徽。

1946年，空荡荡的定远中学只有18岁的洪兴源还在坚守，既为了“公家财务”，也为了自己那6斗米，直到遇见时任九梓集乡党支部书记李奉三。寡言良善的洪兴源很得李奉三看重，李奉三推荐洪兴源入党，还亲自教他读书识字，最初每日教10字，渐渐30字，再后来洪兴源除了负责李奉三的日常起居，也能替李奉三草拟简单的文件。有一天，李奉三要给洪兴源说媳妇，洪兴源听了介绍后还是婉拒了，“那姑娘是有钱人家的千金，和我过日子少不了要洗浆操持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何苦害了人家！”李奉三后任职定远县六合区区长，定远县民政科长、凤阳县县长等职，洪兴源皆伴其左右。后来李奉三调往省城邀洪同行，洪兴源婉拒回乡当了民兵。许是当了民兵，骨髓里有了军人的血性，1953年1月10日，洪兴源报名参军，时任武装干事问起参军缘由，洪说，鬼子杀了我外家9口人(原本18口人)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所有的法西斯都灭亡！即便寡言，在74师221团3营7连洪兴源仍不容忽视，内敛的性格让他在射击上锋芒

尽显，大家都知道7连有个话少的“神枪手”。1954年，26岁的洪兴源跨过鸭绿江，来到了下甘岭附近的红土包接防。红土包是军事要塞，一日，5名队员去执行连接电线任务，久久未归，班长带着仅剩的3名队员(洪和另外2名战友)前去打探。途中，班长守袭负伤，洪兴源迅速将其转移到安全位置，听其指挥射击，“班长说‘标尺2’，我就定2，当时敌人成排扑来，中间(敌人)手拿红旗，我就先射了他的上胸腔，‘上山打上，下山打下’，这是个小小军事常识。”这一战，洪兴源击毙6名敌军，射程200米开外，和队友击退敌军两次反扑。“拿红旗的那个是黑人，其他5个是李承晚的兵。”在英模大会上，洪兴源因此战被授予三等功。随后，洪兴源接防朝鲜西海岸线，后随第一批志愿军撤出朝鲜，调防天津。在天津的这段时期，是洪兴源精神世界最为充实的一段时光，大量的阅读、亲身的经历，让洪兴源心中共产主义的火种迅速旺盛。

顾念家人，1957年洪兴源复员回乡，在担任民兵营长、定东大队书记时，洪兴源也不忘宣传共产主义。被问及为何几十年如一日地佩戴党徽，洪兴源说，为了纪念，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，我不能忘！



戴继续：37高射炮之眼

吴亚雅 樊顺琴

飞鸟描水墨，朝露缀珠玑。拂晓乡高塘村，77岁的戴继续和老妻趁着天光早凉开着“小四轮”将地里起好的花生往家里运。到家后，夫妻俩简单清洗后将饭菜桌椅摆好，用起了早饭。屋前林荫狗儿跑，屋内整洁又明亮，屋内菜畦连水塘，花香浮动青草摇曳，真真是一幅恬淡的老年神仙眷侣田园图，只是戴继续的老妻看着娇小，说话总是“超大分贝”，(声音)不大不行，他耳朵被震坏了，听不清。”

1960年8月，17岁的戴继续有4个弟弟，为了给“大家”增火力，“小家”省伙食，戴继续去了军营。视力佳、判断准、侦察强，新兵训练结束，戴继续就被分到6团3营8连炮1班(尖子班)。那会儿，戴继续压力很大，因为文化程度不高，“弹道”“密位”“三角”等课程和术语，压根听不懂。怎么办？“就晚上不睡觉，偷溜出去研究炮体，反复琢磨，射表就死记硬背，那会儿吃饭拉屎睡觉都在背。”付出就有收获，很快，戴继续就能迅速完成目标距离测定、确定诸元，再后来，“三手证”“五好战士”“三等功”“特等炮手”等荣誉，戴继续皆收入囊中。戴继续是全能炮手，尤其擅长瞄准定位，队友们称他是“高炮眼睛”。

1964年，美国政府寻借口，悍然发动对越南北方的侵略战争，形势严峻，越南政府向中方请求援助。次年8月，戴继续随部队抵达越南，驻防克夫、布下等地1年，先后与美军交战12次，击落3架飞机，俘虏若干(由指挥连负责)。“根据降落伞的花色可以判断职级，中校和大校的伞是全红的，少校的是半白半红。”

戴继续和妻子是1967年经人介绍走到一起的，在越南那会儿，彼此还不相识。戴继续援越的始末，妻子是知道的，她说的最多的就是“他啊，是捡来的命！”。1966年8月10日中午，美军侦察机再次进犯，戴继续及时捕捉目标，迅速完成瞄准(机头)定位，协同其他炮手击中该机，还没来得及欢呼，美军100余架主攻机袭来，对戴继续和战友们进行“鱼贯式进攻”。一架架连接俯冲炸弹狂轰，一颗炮弹落到戴继续阵地不远处，戴继续身后的3炮手阵亡、班长晕厥。戴继续迅速完成瞄准，操作好高低机和方向机，指挥其他炮手装弹发射——一架F-105主攻机被击落。待到战火稍息，戴继续早已浑身流血。战友注意到戴继续的左腿在大量渗血，拿来剪刀划开裤子一看——左腰少了块肉、左腿被弹片伤得血肉模糊。戴继续这才支撑不住，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此战，戴继续荣立二等功。

伤势严重，戴继续调回后方，后随部队回国。自觉文化程度不高，戴继续婉拒部队提干，于1968年12月退伍回乡，后任职乡里民兵营长二十多年。随着喷气式飞机和地空导弹技术不断进步，37高射炮犹如走下战场的老兵逐渐淡出视野。偶尔头顶有飞机掠过，明明听不见，戴继续总觉得那隆隆炮声就在耳旁。